

彈

哥

出

嫁

D191

革命故事集



革命故事集

驛哥出嫁

阜陽地區文化局編寫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74·合肥

驛 哥 出 嫁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$5\frac{1}{2}$ 字数: 100,000

1975年2月第1版

197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55,000

统一书号: 10102·636 定价: 0.34元

目 录

激战火头坑	彭怀曾 臧学舜(1)
犟哥出嫁	芦 干(13)
乐公大爷	张 炎(30)
红色烙印	吴兆洛(39)
记工会上	方庆长(49)
猪场风云	张显臣 张其树(56)
万彩虹	赵 安(78)
现场会前	赵鸿生(95)
浦英在上海	顾 鸣(104)
二龙湾	凤台县刘集公社创作组(113)
大华哥	王永莉(130)
现金保管员	刘 振(141)
智捕“洋麻雀”	滑培涛 滑培坤(148)
雪地红缨	孙 超(157)

激战火头坑

彭怀曾 臧学舜

一九七三年盛夏，大王庄生产队贫下中农在县委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，决心抓大事，促大干，大打小麦翻身仗。

大王庄离城十五里，庄前有个八十米见方的大塘，名叫火头坑。

提起火头坑，村中有一段神奇的传说：很早很早，这里发了一场大水，随着大水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“火头精”，大水落后，这“火头精”就住进了这火头坑里。从此，这坑里水再也没有干过。这坑水有多深，谁也不摸底。

一天下午，坑边上站着一个人，高高的个子，二十七八岁的年纪，光着两只大膀子，黑里透红的皮肤在阳光下闪着油亮的光，他就是大王庄的带头人王金汉。金汉原是解放军工程兵某部的一个班长，共产党员。在部队他和战友们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餐风宿露，转战祖国大江上下，天山南北，立下不少功劳。后来因在一次劈山架桥战斗中，为抢救战友，被巨石压伤了腰。经首长多次动员，他才难舍难分地离开了部队。临走时首长叮嘱他：金汉同

志，前方和后方同样是战场，要保持光荣传统，不断为人民立新功！退伍后他牢记首长的教导，带领贫下中农，战天斗地斗敌人，使大王庄一跃跨进了先进行列。今天王金汉面对坑水正看得出神，他好象要看穿坑底，发现里面有什么宝藏似的。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金汉！”

王金汉回头一看，嗨，原来是副队长王志坚。志坚也不过三十多岁，说话赛洪钟，走路一阵风，说话做事干脆利索。就是不好动脑子，这一点他自己承认不如金汉。去年，金汉退伍回来后，他多次向队委会要求，把队长这个重任让给了金汉，自己情愿跟着拚拚闯闯当个帮手。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

王金汉见志坚回来，满心高兴地说：“志坚哥，你回来了。这次肥料检查评比的结果怎样？”

志坚十分得意地说：“通过检查，咱队很合乎要求，公社还表扬了我们呢！这先进红旗还不是罩中的鱼——稳拿吗！不过党委又提出新的要求，要我们扩大小麦种植面积！”

金汉说：“这两天我也在盘算，要打好小麦翻身仗，面积是要扩大些！不过咱们作物安种计划都已落实了，只有南荒坟才开的十五亩荒地没安排！”

“那就应付一下种在开荒地上吧！”志坚不加思考地说。

“不能应付！要种就得夺丰收。志坚哥，你看咱能不能再多抓些肥料呢？”

志坚忙接着说：“肥料不好再抓。那是块没有指望的地，不上粪算了吧！”

金汉说：“这块生地要是不上粪，下种也是白搭。可是要多施些有机肥，一亩有可能抵上二亩！志坚哥，为对人类多贡献，咱们再抓它几百车肥料！”

志坚说：“肥源不好找。我看把现有的肥料匀着用算了！就这也比一般队合的肥料多！”

金汉说：“这样一匀每亩就合不到十大车了，县委号召我们一季超纲要，肥料不过关怎么行呢？志坚哥，我们要向先进单位学习，不能朝后看呀！”

志坚不服气地说：“怎么？我朝后看？可咱队肥源都挖尽了嘛，你看，家家院子起了一锹深，猪圈羊圈都挖尽，老粪池加大一公尺，连鸡窝都清理了，就是那村头路沿的杂草，也刮了好几遍，你说，这肥源可还从哪来呢？”

金汉指了指火头坑说：“肥源到处有，就看可动手。这火头坑就是个大肥源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火头坑？”金汉一提火头坑，引起了志坚一段不愉快的回忆：

那是一九六五年，志坚刚担任生产队长，小伙子真有一股子虎劲，敢冲敢闯。也是为了积肥，他第一个主张庠干火头坑，挖出塘泥。结果有些社员反对，他也没有很好地调查原因，也没做做思想工作，就从外队借来一台20匹马力的抽水机，发动全队人员，架上十几部水车，十几个庠水斗，就在这火头坑上摆开了战场。扑腾了两天两夜，也

没把塘水戽干。结果没用上一锹塘泥，人倒累的不轻，事后，群众埋怨说：“嘴上没毛，做事不牢！人家说不管，他偏逞能！”接着村里就传出谣言：“火头坑无底坑，里面住着火头精！戽干火头塘，人民要遭殃！”

奇奇怪怪的谣言越传越开。这谣言是谁造的？慢来，这里暂且不说。为了这事，志坚还闹了一阵子思想情绪呢！当时他也无心追查是谁造的谣，时间长了，这谣言才慢慢平息下来！

今天，金汉一说火头坑，就触动了志坚，志坚说：“老弟，咱还是做稳当事吧！咱的肥料也不少了，这三个高温堆肥，哪一个没有一二百车，地头池、绿肥池、大粪坑，都装得满满的，五四〇六菌肥万把斤，磷菌肥几大车，这离小麦下种还有一两个月，再搞点人畜粪尿，明年小麦大丰收还不是老母猪驾辕子——稳稳当当！你要挖火头坑的泥，万一挖不上来，劳民伤财，还不是跟我那次一样落群众抱怨。”

金汉听了很奇怪地说：“这塘泥为什么拿不上来呢？”

志坚说：“这个坑我是领教过了，那年你没在家，不信，你到群众中了解一下就知道了！”

金汉说：“志坚哥，你那年领导戽火头坑的事我也听说过，你没有把群众调动起来，又让阶级敌人钻了空子，所以失败了！”

志坚说：“那也不是阶级敌人钻空子，这火头坑自古

就有这种传说！”

金汉见志坚的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就耐心地启发说：“志坚哥，那次谣言出来后你分析过没有？说火头坑无底有根据吗？”

志坚有点按不住火：“你说有底有啥根据？万一塘泥拿不上来怎么办？”

金汉说：“拿不上来也没什么，我们可以引火头坑的水浇浇豆子！干革命不能前怕狼后怕虎！”

志坚不服气地说：“光浇豆子也不上算，豆子旱情不重，浇不浇都管！我还是老主意：没把握不能庠！”

金汉深知王志坚的性格，见一时难说他转弯，就说：“志坚哥，庠不庠火头坑，明天开队委会讨论，不过你的思想要解放，革命的车要向前开呀！”

志坚也奉劝金汉一句：“老弟，希望你也考虑考虑我的意见，我也是为全队着想。”说罢扭头就走了。

王金汉没有走。他点着了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！他想起贫下中农一心为革命，为庠火头坑出谋献策，他决心进一步发动群众，揭开火头坑这个谜。

放工的人们陆续走进了村子。有几个消息灵通的小伙子听说金汉要庠火头坑，就特意拐了个弯，朝他奔来。到了金汉跟前齐声问道：“金汉哥，庠火头坑吗？”

金汉点了点头：“嗯，怎么样？！”

“管！一定管，我算一个！”小伙子们充满了信心。

金汉追问了一句：“你们说说怎么个管法？”

小伙子们认真地说：“只要你说干，大家都带劲，人
心齐泰山移嘛！一定能埽干！”

这些话顿时给金汉增添了无穷的力量。于是他进一步
问道：“要是水源大，埽不干怎么办？”

一个叫志坤的机灵鬼抢先说：“那好办，我们把泉眼
堵住！”

“好办法，好办法！”王金汉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：

“水那么深，谁知泉眼在哪呢？”

“我知道！”还是志坤抢在头里说：“那年抽水我还
是光腚小孩，我在坑沿上玩，一圈我都看了，最大的一个
在那西南角！”说着用手一指。

金汉把这些都记在心里。又问：“咱村可有谁知道坑
当中多深？”这一问把小伙子们问愣了眼。在人们心目中，
这个坑就是一个无底坑。谁家大人不交待谁家孩子？所以
不管村中大人小孩没人下去过。说着，他们也都回了村。

且说金汉回到家里，三口两口就把一顿晚饭装进了肚
里。撂下碗抱了床席子出了门。他一路思索着如何能以更
多的理由来说服志坚。他知道，不说服志坚你就甭想叫他
干，要是说服了他，天塌下来也敢顶，为了能使这个倔强的
副队长转变态度，王金汉正在开动思想机器！

他来到村头，把席子放在一棵大树下，就慢悠悠地吸
起烟来。他思呀，想呀。村中由喧闹到寂静，劳动一天的人
们渐渐进入了梦乡。猛然间他象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，
自语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”折身起来，直奔家中，

拿出一根长长的竹竿，竹竿梢上拴根绳子，绳头系了个小石头，活象一根大钓鱼杆，做好标记直奔火头坑而去！

再说村中有个地主分子王金贵，看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巩固发展的喜人情景，恨得咬牙，时刻想破坏，只是不得良机。那年志坚领导辟火头坑时流传的谣言，就是他造的！他为啥要造谣，这不仅出于他的反动本质，更重要的这里面还有一层原因。王金贵白天听说金汉要辟火头坑，心里发了慌，后来他听说副队长王志坚不同意，心里又暗自庆幸。他想：要是社员都起来反对，你王金汉纵有降龙伏虎的本领也是枉然！这半夜多了，他还没睡着，正挖空心思想坏点子。忽然一个念头从他眼前掠过：我何不到南坑，撬它个翻江倒海，暗地再点把火，就说火头精显灵，夜里喷云吐雾，祈月祷空，使大家心里玄乎，他王金汉就不能如意地去辟火头坑！王金贵正想得得意，又一想，不行！王金汉可不是王志坚！他做啥事都好分析，弄不好要暴露自己，不如连夜把东西转移走算了。想到此，王金贵从床上爬了起来，窥探四处无人，抬手蹑脚直奔火头坑而来。走到坑边把鞋子一脱，就要往水里下。也是冤家路窄，王金汉正扛着竹竿朝这边来！王金贵一见有人着了慌，拎起鞋子爬起来就跑！

王金汉本没注意，他一见有人从坑边跑走，心里犯起疑来，紧追几步问：“谁？”那人却一头钻进秫棵里。王金汉想：这是谁呢？是好人怎么不敢和我见面？他来坑边干啥？这里有文章。金汉更加坚定了辟火头坑的决心！

再说副队长王志坚此时也没睡着，他想着白天和金汉的争论，想着金汉以往对自己的帮助，想着金汉接任队长那天对自己诚恳的态度：“志坚哥，咱不管谁的戏谁的箱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，可要为党的事业拚命干呀！……”想到这里，王志坚自语道：“我不能看着金汉冒险，我要帮助他思想转过来，不能戾火头坑！”他决心找金汉做做思想工作。志坚到金汉家没找着，不由自主地走向火头坑。

再说金汉深夜探水，一圈都测量过来，可就试不到当中，怎么办呢？非下水不可！为了破除迷信，揭穿火头坑的谜底，解放志坚和其他一些人的思想，夺取更多肥料，为人类多做贡献，他决心象英雄杨子荣那样，明知征途有艰险，越是艰险越向前！你看，他象向敌人发起冲锋那样，把鞋子一脱，跳下水去！

边上水并不深，污泥倒不浅。金汉一步步往当中试探着走去，水已没住了脖子，恰巧这时志坚来到坑沿，一见水里象是金汉在探水位，惊出一身冷汗。他激动地说：“金汉啊金汉，你，你快上来，你怎么冒这样的危险呀？你身体不好，下到这不知底的水里，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？金汉，快，快上来！”

金汉说：“没关系！”说罢就用竹竿往当中仔细地试探。

志坚心急如火，怕金汉出问题，忙跳下水去拉金汉。

上了岸二人凑着微明的月光看标记：“水深三米！”金汉兴奋极了！“志坚哥，干吧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，活

捉‘火头精’。”

王志坚望着火头坑，仍然犹豫不决：“金汉，水的深度虽然探明了，但是泉眼怎么办呢？”

金汉激动地说道：“志坚，发动群众就有办法，咱们再到群众中间走走。”

志坚同意地点点头。金汉见志坚思想开始转弯，很是高兴，就说：“志坚哥，只要我们共产党员的步子走一致，带领群众去干，什么都能办到！”接着王金汉又把他来时，在坑沿见到的情况向志坚说了一遍。

志坚一听说道：“那一定不是好人！”

“对！”金汉分析道：“我看这火头坑里还可能有想不到的问题！”

志坚也认真分析说：“上次辟火头坑传出一股谣言，这一回还没辟就遇到可疑情况，看来这里面还真有阶级斗争哩！”

二人认识统一了，商量好明天召开社员会，作出辟火头坑的决定。

那微微带笑的明月照在二人的脸上，两个共产党员的心贴得更紧了！

激战火头坑的战斗打响了。大王庄调动了一切人力物力，两台八进六出的抽水机，一台十进十出的抽水机，象三条出水蛟龙，昂起脖子，哒哒哒地向外喷吐；二十多个辟水斗上下跳跃；王志坚领着十二名突击手，准备激战抢险；男女社员忙着挖沟的挖沟，引水的引水；小伙子 and 姑

娘们边干边唱着自编的劳动号子：“庠干火头坑呀，擒住火头精呀！挖尽坑里泥哎，夺取千斤粮哟……”

豆子正是开花季节，他们把水引向豆田里，一举两得，人们高兴地说：“金汉的主意就是好！”

在人们有说有笑的欢乐声中，有一个人愁眉苦脸、心惊胆颤。谁？就是地主分子王金贵。为啥？狐狸尾巴马上就要露了！

塘水在渐渐下落，志坚和他的突击队员不断堵塞坑边的小泉眼。突然，一个大翻花，咕嘟一声从西南角现出一个喷泉，金汉抓起一个沙袋就要跳下去，志坚夺下金汉手中的沙袋说：“金汉，让我来！”说罢跳下水去。来一个老牛大憋气，一分钟，两分钟……怎么还没露出头来？金汉放心不下，潜入水底，但见志坚用沙袋堵住水眼，那喷泉还在挣扎着向外喷水。志坚坐在沙袋上用力压他，王金汉急窜出水面，叫小伙子抬来一个装土的麻袋，再次入水，和志坚一起堵住了水泉眼！

庠水激战了八个小时，浇灌豆田四十亩。坑底露出了污黑油亮的塘泥。金汉估计，污泥底下一定有更大泉眼。于是他和志坚商议：一面准备堵泉眼，一面抢时间把污泥甩上来！

一场更激烈的夺肥战斗开始了。第一个跳进坑泥的是队长王金汉。接着志坚一挥手：“下！”就和十几个突击手一齐跳进了齐腰深的塘泥里，但见银锹飞舞，紧接着男女老少，挑的挑，抬的抬，穿梭飞奔。不死心的地主分子王

金贵也假装积极跳进了火头坑。

不料王金汉一脚踩在蛤蜊片上，鲜血流进塘泥里，他没让一个人看见，迅速把搭在肩上的毛巾撕下一缕，把伤口裹紧，又钻进小伙子群里干开了！

再说王金贵下到坑里，两只耗子眼四下搜索，哪有心甩泥。金汉早注意了行动，时刻警惕着他。王金贵没找到什么“宝贝”，却发现一个大喷泉，他有意用锹把堵在泉眼上的大砂缸盘掘开，一个斗大的喷泉咕嘟一声喷出水来，毒蛇般地往上窜！刹时，水没膝盖！王金贵鬼叫一声：“我的娘呀！‘火头精’出来了！”一面喊一面往上跑。人们不知怎的，也吓得怔住了。王金汉看得真切，大喝一声：“王金贵，你想干什么？”说罢，一个箭步奔过去，用身体堵住了泉口！

“不行！”志坚急喊：“你受不了，让我来！”

“快！抬沙袋！”金汉命令道。

王志坚飞也似地和小伙子抬来了装土的麻袋，堵住了喷泉！

金汉啊！此时残废的身体被水冰得麻木，志坚把他扶起，他又坚定地站到人们中间干开了！

战斗继续进行。贫下中农都注意了地主分子王金贵。就在这时，小伙子志坤从污泥里拎出一个油布包来：“这是啥？”志坤把它扔了过来。金汉解开一看，怒火万丈：

“好家伙，鬼就在这里！看！地主分子王金贵的变天账和一把乌亮的手枪！”人们顿时轰动起来：“打倒地主分子

王金贵！”愤怒的群众立刻要开斗争会。金汉笑了笑招呼大家说：“别慌！志坤先把这家伙看好，等把火头坑拿下来，开庆功会再斗这个‘火头精’！”人们一阵欢笑，又各就各位。

夜色降临，酣战未休，大王庄肥堆在迅速扩大加高，加高扩大，在社员们的心里，一座座金山在猛增着，肯定又是一个大丰收之年！

驢哥出嫁

芦 干

驢哥要“出嫁”，震动了柳林村。于是，婶子、大娘打听问讯；姑娘、小伙子议论纷纷。要问驢哥“嫁”从何来？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，话还要从头说起。

柳林村，庄虽不大，倒也整洁气派。村东头有一棵合抱大柳树，树下有一座朴素的农家小院，住着一老一少娘儿俩。五十八岁的娘，人称柳大婶；二十九岁的儿，名叫柳朝阳。

说起柳朝阳来，在这周围十里八村，算得上是一个隔着门缝吹喇叭——声名在外的人物。

这小伙子直生得：大块头，圆脸盘，浓眉大眼，膀宽腰圆。个子不高也不矮，虎虎实实挺威风。他哇！生产是好手，工作是闯将。就是性子直，脾气驢，话不多，有份量，一口唾沫一根钉，说到做到。只要他一挽袖子一握拳，说声：“革命需要，我没二话，干！”纵然是天塌地裂也冲向前，八个老健也拉不回转。

于是，年长的叫他“二驢”，年青人叫他“驢哥”，他的别名离不开“驢”字，却比他的真名还要叫得响，传得